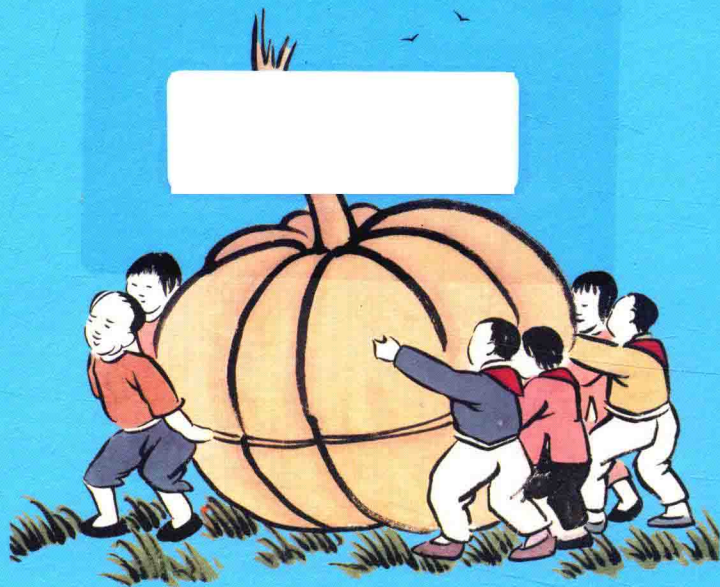


丰子恺

给孩子的文学故事

 丰子恺 著



丰子恺
给孩子的文学故事



丰子恺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丰子恺给孩子的文学故事 / 丰子恺著. --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8

ISBN 978-7-5596-2214-3

I. ①丰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现代 IV. ①I28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8217 号

丰子恺给孩子的文学故事

作 者: 丰子恺
策划出品: 好读文化
监 制: 姚常伟
责任编辑: 管亚会 夏应鹏
产品经理: 陶栋宇 程 斌
封面设计: 仙 境
版式设计: 小 虫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140 千字 787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10.5 印张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2214-3
定价: 6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

第一辑 小钞票历险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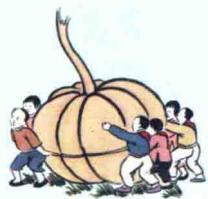
002	小钞票历险记
021	油 钵
026	为了要光明
032	猎 熊
038	博士见鬼
043	猫叫一声
059	骗 子
066	姚晏大医师
073	银 窖
079	毛厕救命
085	赌的故事
090	一策之功
095	生死关头



- 100 有情世界
- 106 赤心国
- 126 大人国

第二辑 华瞻的日记

- 138 华瞻的日记
- 144 夏天的一个下午
- 148 种兰不种艾
- 154 引蚊深入
- 156 傀 儡
- 158 给我的孩子们



小钞票历险记

第一辑



小钞票历险记

序 言

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是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左右，许多小朋友还没有出世呢。现在我把这故事刊印成册子，必须先说几句序言，否则小朋友们看不懂。那时物价很低，一斗米大洋九角（即米每石九元），一匣仙女牌香烟铜元十一枚（一角大洋可换铜元三十五枚）。那正是开始取消硬币，改用纸币的时候，所以两种钱币并存。这文中的主角，是一张一角钞票。它所说的“姐姐”，是一角、二角的银角子；“姑母”就是一块银洋钿；“伯伯”就是一元钞票；“公公”就是五元、十元钞票。开头说“我们的家族中，突遭重大的变故”，就是指取消硬币，改用纸币的事。照物价比例而论，当时这张一角钞票，其价值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张五千元钞票。



喜欢旅行的小朋友，也许会羡慕我们足迹遍天下，而怪我们不肯把旅行的经历讲来听听。其实我们并非不肯，只因经历太多，讲不胜讲，所以大家索性不讲了。

现在我们的家族中突遭重大的变故，我的诸姑姊妹全都到国库里去作长期的休息了。只有我们男人还留落在外边，过着流浪的生活。在这可纪念的时候，我决定把我自身的遭遇，在这里和诸位少年谈谈。

我一出世，就穿了一件崭新的花标布长衫，伴着许多弟兄，裹着报纸，连日睡在会计室里的铁洋箱中。这好比“衣锦夜行”，好不闷人！有一天，铁门开了。会计先生请我们出来，郑重地打开报纸，把我取出。我以为可以看看世景，出出风头了。谁知他说了一声“张先生还有一角找头呢！”就把我交给一个穿洋装的人。我才略略一见会计室的天花板和窗外的天空，



就被那张先生塞进洋装袋里。这里先有两个圆圆的小白脸的姊妹住着。各人脸上打着一个黑而大的圆印，一个“昌”字，一个“兴”字。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她们都动怒，骂起我来：“你自己穿着新衣，就看人不起！我们没有洗脸的缘故！看你这件新衣裳永远不旧不破！”我自知不合笑她们，也不回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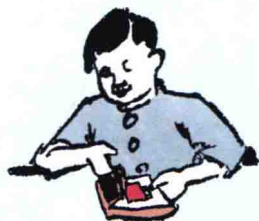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一会儿，我从袋中被张先生取出。他用两手把我提高，像看信一般念道：“一张新钞票！中国农民银行的！恐怕还是第一次出门呢。”他的女儿慧贞跑来，仰起了头看我的背部，说道：“美丽啊！像爸爸的图案画原稿！爸爸，给了我！”恰好他的儿子文彬放学回家，听见了姊姊的话，就背了书包赶过来，不问事由，嚷着“给了我！我要的！”便去拉下他父亲的手，把我夺去。慧贞噤着嘴说道：“这是钞票！你要它做什么？你想积起来，讨个老婆么？”文彬两手捧着我向房间里跑，一面回头对他姊姊说：“我想积起来买飞机！航空救国！”



张先生跟进房间来，笑着摸文彬的头，说道：“阿彬！你要航空救国么？”阿彬却用手指着我的额上念道：“中——国——农——民——银——行。”又注视我的长衫，念道：“积——成——拾——角——兄——付——国……爸爸，这是什么字？”张先生笑道：“不是

‘兄’，是‘兑’。”就把我身上的字一个个教给他。又取出显微镜来，把我衣裳地子里的许多细字“壹角”指给阿彬看。慧贞从室外跑来看。她的妈妈拿了针线走来看。大家称赞：“细来！清爽来！多来！”这时候我真快乐！我觉得做钞票比做人光荣！张先生对阿彬说：“藏得好，不可失去。”阿彬把我夹在一册画帖里。我的前面画着一架飞机，后面画着一只轮船。起初我独自看看飞机、轮船，不觉寂寞。但地方太暗、太窄，使人气闷，不久我睡着了。

明天，阿彬翻开画帖来看我。我看见身在一个教室中，有许多孩子正在读书，一个女先生站在台上教他们。忽然女先生对着我骂起来：“张文彬为啥勿读？你在看什么？”文彬慌忙把画帖塞进桌板底下，跟着大家读书了。我却从画帖中跌出，落到地上。我拼命地喊：“我跌出了！快救我！”但文彬没有听见。忽然一阵风来，把我吹到后面一个穿柳条布裤子的孩子的右脚边。这孩子从上面望见了，立刻用右脚踏在我身上。我被他踏得透气不转。他的鞋子底上有着鸡粪，臭气难闻。我拼命地喊：“踏死我了！臭死我了！救命！救命！”但是孩子的脚越是踏得紧些。过了好久，他的脚突然移开，他的手急忙伸下来把我抬起。一到亮处，我看见自己的新长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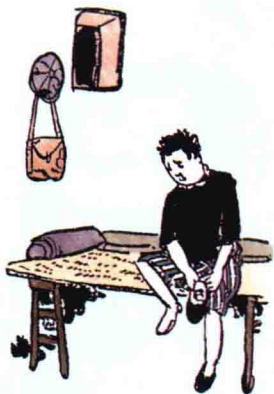
的裾上，染着了一大块青黑色的鸡粪的迹！

我正想吸些新鲜空气，不料才透一口气，这孩子就把我塞进他的鞋子里去。这时候女先生又对我骂起来：

“朱荣生的手在下面弄什么？坐好来！”我拼命地喊：

“先生！救救小钞票！他要把我塞进鞋子里！”没有喊完，他已胡乱地把我塞进鞋口，我的身体被折成三段，践踏在他的脚板底下，这里的环境，比以前稍柔软些。然而一股脚臭，加了一股潮气，令人难受。我屈身在这里面，仰头看见他的脚底，奇怪起来：我记得刚才明明看见他是穿蓝袜的，怎么忽然赤足了？仔细研究，原来他的袜底差不多已经完全落脱；只有中部还有一处联络，然而狭得很，好像地图上的中亚美利加洲。倘然有人在这里开一条巴拿马运河，他的袜就要完全无底了。

忽然，脚底和鞋底鼓动起来。一宽一紧，不绝地把我压榨。我料想这朱荣生在走路了。但不知他带我到什么地方去？我被榨了好几百次，方才静止。一会儿脚底板脱出了鞋子，我被朱荣生取出。他见我身体弯成三段，外加折了一臂，连忙为我抚摩。但一时我也伸不直来。我忘记了痛苦，忙着观察我的新环境。这里同文彬家里大不相同。屋很低小，墙上只有一个窗洞，也没有窗帘。窗洞旁边挂着旧帽子和破书包。书包下面就是一



张床，也没有床架和蚊帐，只是两个板凳和三块松板。板上铺着草席，放着油腻的枕头和破旧而薄的被。朱荣生坐在这床上把我抚摩了一会儿，就把我藏在枕头底下。我觉得有几只小动物爬到我身上来。一看，焦黄色的，好像小乌龟。它们都来舔食我身上的鸡粪。

过了一会儿，枕头被拿开了，朱荣生又来把我取出，递给一个中年妇人，说道：“妈妈，这是我今天在学校里拾得的，就去买了夜饭米罢。”我知道要被送出了，很高兴。因为枕头底下的小动物有一股别致的臭气，比脚臭、鸡粪臭更加难闻，我实在不愿在这里过夜。那中年妇人蓬头垢面，蹙着眉头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伸手来接了我，看着我说道：“阿荣，这一定是你的同学们失落的。你应该交给先生，归还失主。我们怎么用呢？”阿荣说：“妈妈，不要紧的。等爸爸寄了钱来，我去还给先生，叫先生招领，并向先生说明迟还的理由。好吗？”他的母亲点点头，取了竹箩，把我放在衣袋里，出去买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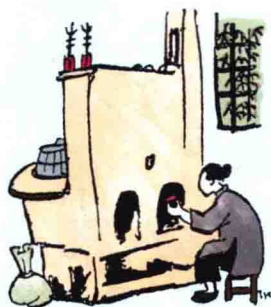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朱荣生的妈妈的手里，走进了米店的账桌抽斗里。这里先有我的许多伯叔、姑母和兄弟、姊妹们住着，我们相见甚欢。账桌的中央有一个狭长的洞，透进光线来，好像一个天窗。我借了这天窗的光，看看自





己，浑身是泥迹、汗迹，外加鸡粪和伤痕，不禁叹息。一位伯伯冷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叹什么？我们身上有着更多的龌龊和伤痕呢！到这世间来，谁能避免龌龊和伤痕？”我看看他们，悲观起来，正要再同伯伯谈心，忽然抽斗开了，管账先生的手带了我的五公公进来，又把我 and 四位伯伯带出去，并列在柜台上，对一个农妇说道：“贵林嫂，找头来了。收你五块钞票一张，除去一斗米大洋九角，找还你大洋四元（指四位伯伯），一角（指我）。”贵林嫂在我们身上包了两层纸，一层布。在米店的门槛上朝里坐了，解开衣襟，把我们藏在她肚兜袋里。然后背了米走路。

我想继续同伯伯谈心，但住在贵林嫂的胸前，跟了她的两只大乳房，一抛一抛地抛个不止，一句话也不好谈。后来不抛了。她取我们出来，对我们一个一个地细看。我看见她坐在一个灶门口。这里的环境虽然也很萧条，但比朱荣生家清爽。灶门口的木栅窗外，统是青青的竹。竹叶在风中摇曳，把绿影送进灶间里来，很是清幽。贵林嫂伸手到里面的灶肚里，从灰中取出一个美丽牌香烟罐头来。开盖，把我们五人放进罐内，盖好。但觉罐头摇动，罐外沙沙地响，料想她又把我们埋在灶肚里的灰中了。我喊将起来：“喂！贵林嫂！你怎么活葬了



我们？”忽然听见罐头底下有女人们的声音：“阿官，不要着急，我们做伴罢。我们已被活葬了两个多月了！”原来先有两位姑母住在罐头底里。

我见了姑母，如同见了母亲一般，连忙俯身注视着她们圆圆的大白脸，把近来被污及受伤的苦痛告诉她们。一位姑母笑着说：“你不知道我们的苦痛咧。我们每次经过人手，必被在地上用力攒几下，或者拿我们的头互相敲击，敲出响亮的声音来。甚至用一个铁印，在我们脸上凿几下，痛不可当，伤痕永远不退！”另一位姑母说：“我脸上这种伤痕最多，可惜这里没有灯，不能教你看见。”于是伯伯的话又来了：“谁能避免齷齪和伤痕呢？在这世间，无论男女都苦……”忽然听见外面有男子的怒骂声：“老太婆哪里去了？渴得要死，茶一滴也没有！”停了一会儿又说，“你倒弄了米来烧饭吃？让我用里面的锅子烧茶喝罢！”屑屑索索地响了一会儿，我们的罐头渐渐发热起来。伯伯们吃惊道：“不好了，我们要受炮烙了！”姑母们也慌张地说：“咦，我们住了两个多月了，这灶从来不曾烧过，怎么今天烧起来了？啊哟，我们最怕烫呢！”伯伯们说：“还是你们，不过烫痛了。我们要被烧焦的。”

火气渐渐攻我的心。我挣扎叫喊，终于发晕。等到





醒来时，只见香烟罐头和盖分作两处，躺在地上，正在冒烟。伯伯们焦头烂额地躺在香烟罐口的地上，四人滚作一堆，二位姑母躺在罐外的地上，浑身冒出烟气来。我自己就躺在姑母们身旁，觉得周身发热，皮焦骨裂似的。我向上面望，看见贵林嫂右手拿着火钳，哭丧着脸立在灶间门口，嘴里说着：“啊哟，总共只有卖菜来的两块钱，和卖丝来四元一角，被你当作纸锭烧掉了！你这醉鬼！哪里去灌饱了黄汤？”又骂她自己，“我这死尸，原要死快了！迟不去，早不去，偏偏在这时光去洗衣。我在这里，不会被这醉鬼烧掉。”又骂贵林，“你千年没得喝茶的？”贵林一跌一撞地从灶间里出来，看见我们躺在地上，笑嘻嘻地来拾，贵林嫂拦阻不及，被他夺了我和两姑母，逃出门去。

我和两姑母伏在贵林的胸前的背心里，身体渐渐凉些，大家互相慰问。但是姑母们挂念着四位伯伯，流下泪来。我说：“这回的灾难，他们原是无意的。贵林嫂一定会给伯伯们调养，而且以后决不会再叫他们住在那危险的地方。”姑母们叹口气说：“真如你伯伯所说，在这世间，受污和受伤是谁也不能避免的！”忽然贵林的手伸进背心来，把我摸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把我按在一张板桌上，吓得我旁边的姊妹们直跳起来。同时他口中

大叫一声“天门！”我身上颇有些痛，但这新环境立刻使我忘记了痛。这里没有遮盖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我们的许多伯叔、姑母、兄弟及子侄分作数群，布置在板桌上，好不热闹！许多人张大着眼睛和嘴巴，围着板桌注视我们，好不光荣！可惜我的新衣又污又皱又焦，没有风头可出！忽然一个额上盖一块糙纸的糙胡子，伸手把我移到他身边，叠在七八个姊姊的身底下。不久，刚才同遭炮烙之灾的一位姑母也来了，坐在我的旁边。她说：“这里好爽气！”又对姊姊们说，“你们轻些儿，不要压坏了我的小侄儿！他刚才受了伤的。”

不久我和许多族人进了糙胡子的衣袋里。这里虽然阴暗，但是人多，不觉寂寞。只是有一股特别的气味，使人闻了恶心。这气味从衣袋角里的一个锡纸包里发出，好像焦布臭，又好像焦糖气。一位姑母用头擦开了那锡纸包的一角。我们看见里面裹着的是焦黄色的粒子。气味更猛了！我从它们旁边擦过，身上又染了一个焦黄的迹。忽然，一只手伸进衣袋来，取了三个姊姊出去。同时听见糙胡子对人说话：“今天生意不好，照应些罢！”一个毛喉咙接着说：“不捉你赌，已经照应了！你也要识相啊！”手又伸进袋来，把我取出，递给那毛喉咙的人。我看见他戴着鸭舌头帽，衣服像个兵，嘴唇永远



嘍起。他接了我，看看，闻闻，冷笑着对糙胡子说：“这焦黄的是什么？”糙胡子拍拍他的肩，含糊地说：“老朋友，老朋友！”他哼地一笑，就把我塞进他的裤袋中。

毛喉咙的裤袋里，已有我的一个弟兄住着。他身上焦黄迹比我更多。他看见我进来，笑着问：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我说：“糙胡子身边。”他说：“我也是从他那里来的，昨天下午。我气极了！他竟拿我当抹布，去揩他的一支特别粗大的烟筒……”他正在说，忽闻外面有锣鼓声、人声，非常热闹。我们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，大家脚底痒起来。正在想出去看，但见一只龌龊的手，徐徐地伸进裤袋来，徐徐地执住了我们兄弟两个，又徐徐地扯出去。出裤袋后，刹那间，我瞥见一个戏台上正在做戏，台下无数人站着看。其中有一个癞头，把我从毛喉咙的裤袋中取出，立刻塞进他自己的裤腰里。其间不到一秒钟。我们沿了他的肚皮落下，以为要从裤管中落出在地上了。谁知他的裤管用带扎好，下面不通。我们恰好搁在他的裤裆里。这是我们从来未曾逢到过的恶环境！就是我们的伯伯、公公，恐怕也未必遭逢到。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！

我们兄弟二人伏在裤裆中，交口谩骂这癞头。裤裆不绝地荡动了一会儿，忽然停止了。癞头取我们出来

